

# 以量取胜的挂名文学评论家？

## ——记八年前对哈罗德·布鲁姆的一次攻击

编译 / 邱迪玉

一个人能完成多少原创性的工作，又有多少可说？当代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生前身后，都有人对他工作坊式的作品书写和令人惊异的高产提出质疑。但或许没有人能够质疑布鲁姆对文学的热爱、他对如此多作品无人能及的理解与掌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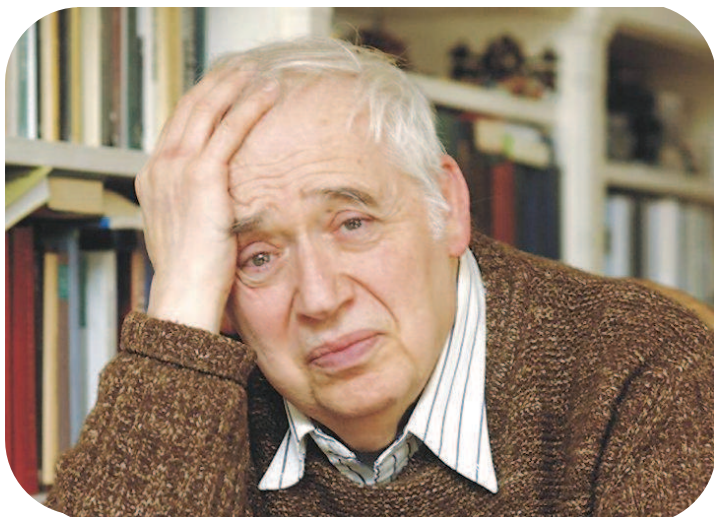
2019年10月14日，当代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纽黑文去世，享年89岁。

哈罗德·布鲁姆的著作多年来一直有着两极化的评价，许多人认可他是“半个世纪以来最有趣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最变化多端的……集学者、教授、批评家、散文家、诗人以及散文作家为一体的独特人物”；当然也有许多年轻后辈称他为“过时、古怪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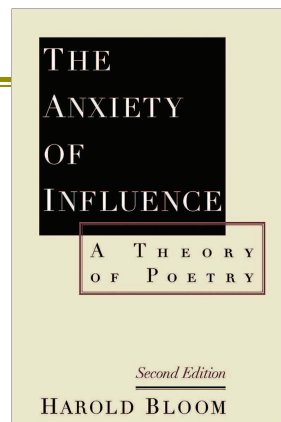
几年前，布鲁姆在一次采访中问到“为什么放弃为学界写作”，他说：“我至今对所谓高等院校里发生的事情非常反感，从1969、1970年开始。最终我停止研究生教学，相当于被赶出了耶鲁大学英文系，我变成了一个人一个系。我不想参与这种疯狂，认为性取向、民族认同、肤色、性别是理解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的关键。就算他们这么说，我还是非常老派。我不是一个现代主义者。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不是诗的，而是散文的。将乔伊斯、普鲁斯特、贝克特、卡夫卡称作现代主义者是很荒唐的，他们的力量仍然来源于荷马传统。”

不过，对于布鲁姆的质疑还有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八年前，评论家卡林·罗马诺(Carlin Romano)曾在《高等教育纪事报》对布鲁姆发起猛烈抨击，将他形容成以量取胜的挂名文学评论家。文中写道，如果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图书馆主目录搜索栏搜作者“Bloom, Harold”，会出现846个条目。绝大部分都是他为切尔西出版社编写的针对文学作者的批评文集，每一个都标注了由哈罗德·布鲁姆“编辑和撰写导语”。

布鲁姆将目光落到了A.E.豪斯曼、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尔贝·加缪、阿道司·赫胥黎、亚历山大·蒲柏、亚历山大·普希金、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爱丽丝·门罗等等作家身上……而这仅仅只是部分以字母A开头的作家，如果一直梳理下去，罗马诺表示恐怕他都不需要自己为此文写点什么了。而且，这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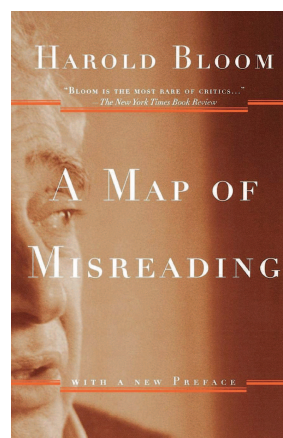


哈罗德·布鲁姆(1930—2019)



▲《影响的焦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

▶《误读图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不包括布鲁姆对特定文学作品的评论。以字母A开头的有：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艾伦·帕顿的《哭吧，亲爱的祖国》、加缪的《局外人》、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亚历克斯·哈里的《马尔科姆X的自传》、蒲柏的《秀发遭劫记》以及艾丽丝·沃克的《紫色》等。

除此之外，布鲁姆还编过某些文学类别的评论文集，包括《非裔美国诗人评论集》《美国与加拿大女性诗人：1930年至今》《美国小说：1914—1945》《美国自然主义》《美国诗歌：1915—1945》《美国诗歌：1946—1965》等等。

**为** 何布鲁姆能如此高产？罗马诺举出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他认为，1980年代，布鲁姆教授可能想要赚更多的钱，而切尔西出版社正好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他们明白布鲁姆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可以确保图书销量。布鲁姆在纽黑文他自称的“工厂”中，雇了16名全职员工及大量的研究生，最高峰时期，布鲁姆一个月可以出15本书，一周出三篇导语。

其次，布鲁姆教授有着异常大的脑容量以及奇特的阅读习惯，外界曾流传“神话传说”，

说布鲁姆教授一小时可以看1000页书，对此，他作过回应，表示他其实一小时只能读400页（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速度），这也就表明他对所有他编辑的评论集中涉及的作者、书籍、文学类别都有足够详细的了解，以确保他的产出是精彩绝伦而非庸俗浅薄的。

第三，布鲁姆相信他的多产可以提高他在学术界的声誉，树立重要地位。布鲁姆已经享有很高的地位了——他是耶鲁最高等级的斯特林教授、麦克阿瑟奖获得者，他出版了《误读图式》(A Map of Misreading)和《卡巴拉与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这些重要作品——这可以让他为自己接下来的作品创造更高的可信度。

罗马诺写道，如果对上述第一个原因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刊登于《纽约杂志》《纽约时报》和《巴黎评论》上有关布鲁姆教授生平传记的文章。然而随着布鲁姆《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一书的出版，其他两个原因或许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影响的剖析》的开头部分，布鲁姆表示此书是对他1973年出版的颇具争议的《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

做补充更新。书中布鲁姆一共对30位作家进行了点评，虽然这些作家他之前都评论过，并且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关于莎士比亚。布鲁姆表示，在他的写作与学术生涯中，莎士比亚一直是他的“痴迷关注”，与爱默生共同享有神一样的地位。在罗马诺看来，这部作品的潦草马虎在开头30页就显现出来了，布鲁姆一直在重复地称此书是其“对影响过程的最终描述”“他的最后的陈述”“天鹅之歌”以及“对影响的最后反思”等等。

布鲁姆自称的补充更新在罗马诺看来未必站得住脚。布鲁姆已经不止一次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说过这些观点——他早期对哈特·克莱恩和威廉·布莱克的喜爱，对塞缪尔·约翰逊的欣赏，他坚持认为文学就是生活本身，在记忆中“拥有”了不朽的文学，他对非美学文学的反感等。特别针对文学美学，他一直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旅鼠效应者”以及“怨恨学派”的敌视，包括“女性主义者、符号学家、新历史主义者、拉康学派、德曼学派等等”。

另外，罗马诺指出布鲁姆一些想要引起人们注意的观点也已是陈词滥调。像这一段：

21世纪美国正在衰落。如今再来读吉本作品的最后篇章令

人感到害怕，因为我们可以从吉本笔下罗马帝国的命运看到自小布什至今的美帝国的模样。我们已接近破产，发动了我们无法负担的战争，欺骗了我们不论城里还是农村里的穷人。我们的军队中有重罪犯，还有来自各国的雇佣军，按照他们自己若有似无的规则在战

(下转3版) →

策划：

文汇报理部

执行编辑：

李纯一 lc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封面图片：

《唐拓武梁祠画像》  
黄易旧藏本 故宫博物院藏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关注文汇学人

